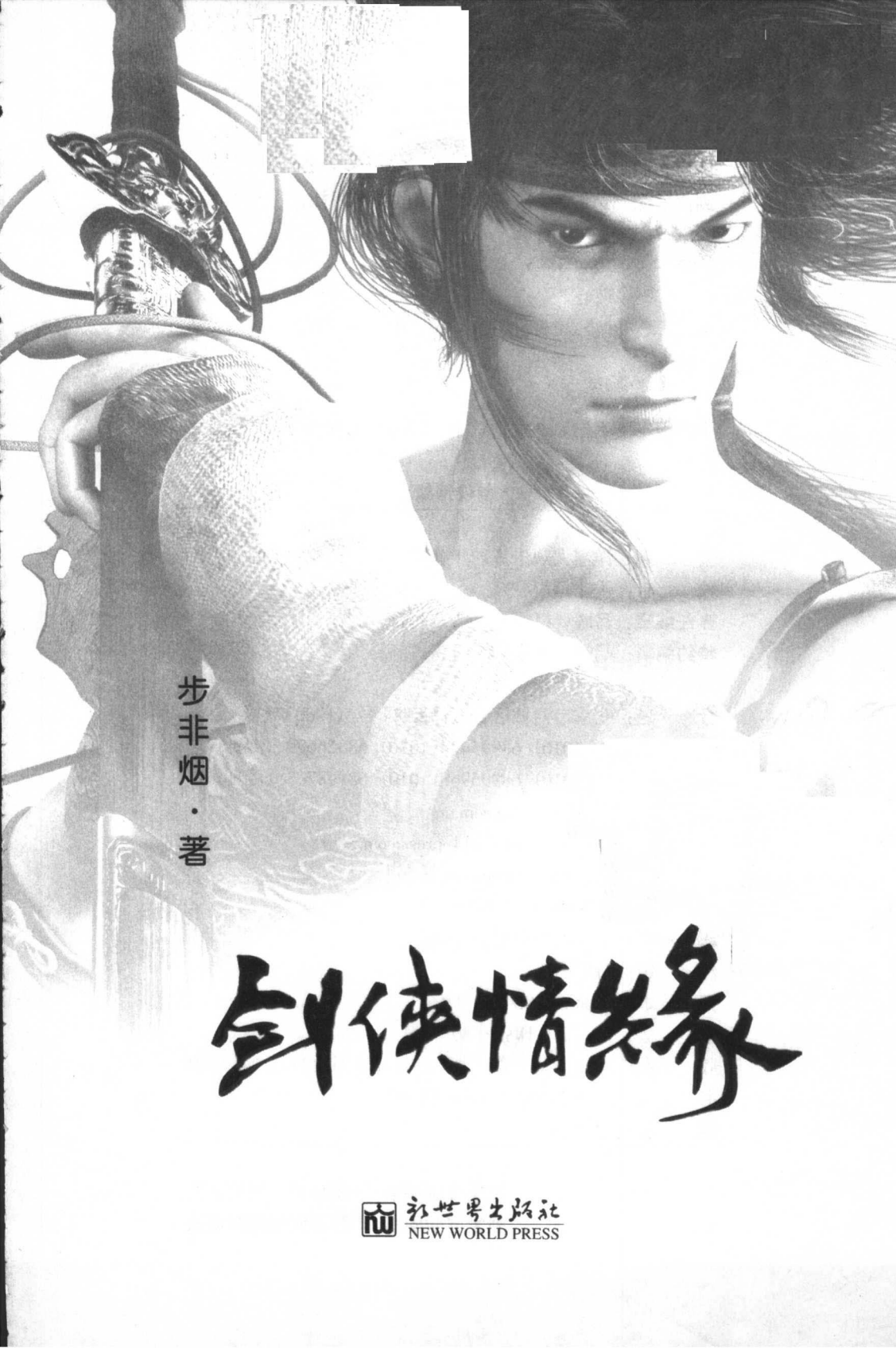


劍俠情緣

一个男人，面对千军万马而不退缩，所谓「有所必为」，这是江湖；
一个男人，面对两个女人而不能抉择，所谓「有所不为」，这也是江湖。

【步非烟】著





步非烟 · 著

劍俠情緣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侠情缘 / 步非烟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6
ISBN 7-80228-088-5

I. 剑... II. 步... III. 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5821 号

剑侠情缘

策 划: 洋洋大观朱雀坊工作室

作 者: 步非烟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胡炜 李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 × 980mm 1/16

字 数: 240 千 印张: 2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88-5/I·028

定 价: 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乱世仙踪	19
第二章 十二因缘	26
第三章 如意长生	32
第四章 五行封魔	39
第五章 宝杖降龙	46
第六章 一笑飞红	52
第七章 灵宝魔影	59
第八章 九霄环佩	66
第九章 风云由我	72
第十章 御魂控尸	81
第十一章 玄冥秘术	87
第十二章 桃仙小镇	95
第十三章 飘摇风雨	104
第十四章 金鼓连营	111
第十五章 尽忠报国	117
第十六章 茶庵精舍	123
第十七章 生死与共	130
第十八章 万古山河	137
第十九章 碧血瑶光	144
第二十章 春冰乍破	151
第二十一章 侠之大者	157

第二十二章	兵临城下	163
第二十三章	冰心玉壶	170
第二十四章	煮鹤焚琴	177
第二十五章	通天道尸	184
第二十六章	郢城之殇	191
第二十七章	官逼民反	197
第二十八章	洞庭秋波	203
第二十九章	传功舍利	209
第三十章	千山魔乱	215
第三十一章	百丈楼船	220
第三十二章	金刚涅槃	226
第三十三章	暗狱之花	232
第三十四章	金尊神令	237
第三十五章	苍狼神血	244
第三十六章	七宝莲华	251
第三十七章	太祖金牌	259
第三十八章	双旗日月	266
第三十九章	寂灭轮回	273
第四十章	九幽归罔	279
第四十一章	君山战云	285
第四十二章	家国一梦	291
第四十三章	湖山万里	299
尾 声		312

楔 子

宋高宗绍兴三年。

三月早春，一群南归的北雁从寥落天幕中掠过，留下一串串凄厉的长鸣。
万里关河风雨飘摇。

长城之内狼烟四起，羽书飞驰，黄河两岸金鼓震震，战旗翻飞，广阔天地竟无半分春色，只有浓浓的杀伐之气充塞长天。

血红的残阳低低压在广袤的平原上，远处青山被点染出一派诡异的紫气。

千家今有百家存。附近的村落都早已被战火焚灭，遍地残砖碎瓦依旧泛着刺目的红光。风来草偃，才发现这碎瓦上红光并非夕阳返照，而是已饮透了人类的鲜血。

血色触目惊心而被血色染透的泥土透出浓重的腥甜之气，让人几欲呕吐。

更近的地方，连碎瓦也没有，有的只是遍地尸骸枕藉。生命在这里成为最卑贱的浮草，如同风中飘摇的芦苇，前一株刚刚倒下，后一株就压了上去，在夕阳下无声地腐败，无人在意。

这，就是战场。

万里角鼓声悲壮。

任长风咬着牙将缠在肩头的破布撕下，露出里面几乎溃烂的伤口。他痛得咬牙切齿，但仍忍住了没有叫出声来。

在他的师弟们面前，他就仿佛是铁人一般，在金军阵营里冲杀十余度，斩了一名千夫长，八名百夫长悍勇无伦，但现在，躲在自己的寝帐中，疗治这过度严重的伤势，他只想痛就吼出来，苦就哭出来。

但他不能。

因为他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只剩下一百三十一人了，这些人若是看出他丝

毫的退缩与怯懦之意，他们的士气就必定会瓦解，他们将再也走不出这片丛林。

丛林外是万千的金国与伪齐的兵马，他们已被困了三天三夜。

任长风咬着牙，将掺了药的泉水浇在自己的伤口上。药刚沾肉，立时又痛得他呲牙咧嘴，他一拳打在自己的脸上，深深为自己竟然连这点痛都忍不住而羞愧。

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掌门——若是有他在该多好，他一定能带着他们冲出去的，就像他曾经带着自己，从数百围击者中冲了出去一样。

这世界上简直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就算乱军之中取上将首级也一样。

但这次所面对的乱军实在太多，能否活着回去，任长风心中一点把握都没有。

忽然布帘掀起，他的师弟荀鹤钻了进来。见到任长风正自己洗涤伤口，荀鹤急忙抢过去，接过了长风手中的药瓢。两人合力，这才将伤口洗涤干净，拿了新布，包扎起来。荀鹤却不走，望着任长风欲言又止。

任长风皱眉道：“你有什么话就说，若没话，就赶紧回去睡觉，养好了力气明天杀敌！”

荀鹤仍然犹豫着，终于，仿佛实在忍不住了，期期艾艾道：“师……师兄，我们能不能将那些人丢下？”

任长风莫名其妙，道：“什么那些人？你说那些金军吗？丢下他们，恐怕不容易。”

荀鹤看了他一眼，道：“我是说，是那些普通的兵丁们，若是只有我们昆仑派的弟子，我们肯定能杀出重围去。”

任长风一怔，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一股怒气忍不住冲了上来：“你说什么？”

荀鹤感受到了他的怒意，低头低声道：“反正他们冲不出去，也是死。”

任长风只觉自己的怒气越来越烈，他强忍着这股要迸发的狂怒，竭力沉稳了声音，道：“荀师弟，我们是昆仑派，是名门正派。掌门怎么训导我们的？命可丢，义不可丢！咱们为什么放着清修不为，要投入刘光世的军队，难道是为了封妻荫子吗？咱们是为了这天下，是为了这百姓！你这时候撒手一走，跟那些万恶的金人有什么两样？”

荀鹤被他的话压得抬不起头来，任长风看着他，这是他最小的师弟，也是入门最晚的师弟，他还不到十七岁呢。任长风无声地叹了口气，声音柔和了起来：“荀师弟，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已有了计较，你随

我来。”

他带着荀鹤，大踏步走进大帐，击鼓将士兵全都召集了来。一百三十一人中，十三人是昆仑弟子，号称长门十三剑，而另外的一百一十八人，则是普通的士兵。在经过，突围、冲杀的连环折磨后，这些士兵的身心都已经极度疲惫。烛光摇曳中，任长风的目光掠过他们憔悴的脸，他的心忽然很痛很痛。

这些都是为了残破的家园而战的普通百姓。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神州陆沉，也不知道什么是亡国灭族，他们只是想保住自己那小小的家园，但现在，田园阡陌已成了断壁残垣，他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都只能在这无穷无尽的战火中受着炼狱般的煎熬。

任长风目光抬起，掠过烛光照不尽的黑暗，他仿佛看到整个大宋朝国都在这寒夜的风中飘摇着，万千生灵在呻吟。

如果连这百姓、家国都保不住，学武还有什么用？

任长风忽然打开背后的大箱子，里面是血衣，从死亡的金兵与伪齐兵身上扒下来的血衣。

任长风道：“昆仑派的弟子站出来。”

他的十二个师弟闻声站了出来，任长风道：“你们站到我身后。”

十二个师弟们虽然不明白大师兄是什么意思，但仍然默默听从了。

任长风看了荀鹤一眼，道：“你留下来。”

荀鹤答应了一声，任长风对着留下的人道：“你们每人拿一件衣服，换上。”

战士们向来是习惯于听从命令的，各将自己的战甲解下，换上箱子里的异国兵服，任长风亲自给荀鹤换好了，轻声道：“你领着他们埋伏好，一会我跟你师兄们冲出去，将敌人引开，你们趁着黑暗混乱混进敌军，就可以脱身了。你要带好他们，千万不要露出马脚。”

荀鹤脸骤然抬起，大声道：“大师兄，不行！”

任长风厉声道：“我说行就行！”

荀鹤不敢跟他对视，喃喃道：“我……我要跟着你。”

任长风不再理他，转身对十一师弟们道：“我们走！”

荀鹤嘴唇哆嗦着，忽然大声道：“你们……你们这是送死啊！”

包括任长风在内，十二名昆仑弟子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人的脚步有半丝迟疑。是的，他们是去送死，但却是为了这一百一十九人能活下来。

是为了光复神州，是为了他们的信念。

铁衣如雪，他们昂然而出。荀鹤的眼泪流了下来，他跪倒捶地大哭。

任长风盯着那迎风飘扬的两面大旗，那是金国与伪齐的帅帐所在，也是重兵囤积的地方。他沉声道：“咱们冲下去，砍了金国的大旗！”

十一汉子都是豪情满腔，大声道：“好！”

任长风厉啸一声，道：“走！”

十二人卷起了十二道狂风，卷起滚滚尘土，向金军冲了过去。

任长风真气运处，就觉得肩头的伤口宛如火烧火燎一般痛，手中的玄铁重剑几乎举不起来，但越是如此，他的战意就越是干霄裂云，厉啸声惊天动地中，十二人已然冲到了营前，任长风重剑威猛无匹地击出，硬木大门立即裂开！

金军立即警觉，战鼓金角声连绵响起，灯火辉映中，万千金军立即行动了起来。任长风大叫道：“今日就是我们报国时！”说完跃起，重剑幻成一团光影，将身子裹住，劈头盖脸将一名金军撞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跟着冲进了人群中。

这时还管什么招式？真气灌注剑尖，就是一通猛砍。十一师弟紧紧随在他身后，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阵势，迅速向大旗冲去。金军被攻了个措手不及，大军还未集合，就被他们抢到了中军之处。

猛然一阵连环的锐啸响起，一只铜锤猛地落在了任长风的身前，劲风猛恶，任长风前冲之势不由一滞，他的心也沉了下去。

他知道，金营中的十二铁卫已经到了。

中原有武林，塞外也有习武之人，听说其武功精微奥妙之处，并不亚于中原。这十二铁卫个个力沉招猛，大是劲敌。若是平时遇上，任长风自也不惧，但在此千军万马之中，就成了追命的阎罗。然而任长风既然存了必死之心，自也不惧，重剑翻舞，直抢进十二铁卫中去。

十一师弟紧紧随着他。任长风见金兵全都围了过来，知道计谋已然奏效，只要将他们引开，局势一乱，荀鹤与那些人就有逃走的机会。他大喝一声，一剑硬往铁卫的铜锤上击去。

剑重锤沉，两人都露得手臂酸麻，任长风真气恢复极快，又是几声大喝，重剑宛如狂风暴雨般击出，登时十二铁卫出现了一个缺口，任长风身子冲出，一声怒喝，重剑脱手，宛如一道凌厉的电光，倏然击中了那杆大旗。

尘埃飞扬，数丈高的大旗轰然倒地。

千军万马立时肃然，谁也没想到，被这十来个人冲进来，竟然将他们象征着军威的大旗砍倒！突然，金军宛如狂涛般冲杀过来。任长风手中没有了兵刃，只好用拳头迎战，刹那间，长空碧血横飞，已中了不知几刀几剑。

他忍痛大吼道：“往外冲！”

但这又谈何容易？昆仑派虽然精擅轻功，但在这千万人马中，又如何施展？十二人拼尽了所有的力气，也不过才挪动了几十步。

外面的金军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任长风豪笑道：“今日就算冲不出去，也不算亏本，我们杀！”

师弟们都是大笑应声，他们早就存了必死之心，昆仑派人，向来就是侠义干云，死得其所，死又何妨！

猛地，营门中的金人一阵大乱，许多金人竟然自相攻击起来。

任长风心念一动，瞋目狂喊道：“荀鹤！你为什么赶来！”

人影翻滚中，一个穿着金人衣服的身影纵跃而下，正是荀鹤。他将头盔揭掉，惶然道：“他们不走，非要杀过来！”

金军一乱，就有了可乘之机。任长风心下焦躁，急忙率着师弟们向营门杀去。却见他的那些部属们正咬着牙，疯狂地向里冲着。他们都穿着金军伪齐的衣服，黑暗之中，真正的金军反而分辨不清，不由得自相残杀，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倒让他们迅速斩杀冲了进来。

任长风长叹道：“你们这又是何苦！”

外面一圈人疯魔一般挡住金人的进攻，里面的宋兵忽然都提刀而立，向着任长风深深鞠了个躬，然后他们冲出去，将外面的人换进来，这些人也都提刀一躬到底，一名老军惨然道：“我们知道任将军是为了我们好，但我们活下去有什么用？杀光金人，任将军远比我们有用得多。任将军是仁人，只要我们一人还活着，任将军就决不会离开，那么，就让我们用命劝将军一次，走吧，聚集满了力量，再为我们报仇！”

他们突地一声大喝，全都扑了出去。他们不是杀敌，而是用自己的身体嵌住敌人的兵器，为任长风争得一线生机。他们打翻了头盔，露出本来面目，双目全都仇恨至极地盯着金军。对方那些杀人眨眼的魔王，也都不禁为之一窒！

任长风发出了一声惨啸，昆仑弟子尽皆双目赤红！

这都是他们的兄弟，他们生死与共的兄弟！

苟鹤看着遍地鲜血，心中那一点怯懦、退让也被仇恨的火焰焚成灰烬，他大吼一声，拔剑冲了出去。

任长风忽然出手，一把将他拉住，一字字道：“走，我们不能让他们白死！”

两人突然对视，眼中都有泪水涌动。他们最后看了这血肉与生命的雕塑一眼，霍然投入了黑暗。

任长风只觉得胸膛炸裂，他发誓，有生之年，他一定要竭尽全力，赶走金虏！赶走金虏！

但又如何做呢？

他想到了他的掌门，只有他，才能带领着他们光复神州。

任长风带着师弟们脱出重围，连伤都顾不得疗，便赶到了襄阳城，掌门暂居之处。

他一定要找到掌门，因为他绝不愿让那些勇烈的军士白死！

神州真的能光复吗？

中原已被战火与热血染得赤红，苗疆却依旧草木繁荣，花海无边，在青山秀水中徐徐铺开万丈锦绣。

锦绣画卷五彩迷离，一颗明珠掩映在青山绿水之中，透出妖异的光芒。

五毒教，神魔洞。

颜无柔轻轻哼着歌谣，走进了神魔洞。

她今天的心情很不错。春色旖旎，山花开了遍野。她的鬓角插着一朵火红的杜鹃，更映衬出她那娇弱秀丽的容颜来。她的逍遥功，也刚好修到了第六层，再修一层，她就可以进入无想境界，成为名副其实的绝顶高手。

何况她还是五毒教的副教主，被特别恩准进入神魔洞修习武功，这又是怎样的殊荣？

唯一遗憾的是，她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教主了。

他在哪里？

颜无柔轻轻叹了口气，火红娇艳的杜鹃花再也引不起她的兴致，她息了歌声，缓步进入神魔洞。

没有人知道神魔洞中藏着什么，连颜无柔都不知道。她只知道穿过这片目不见物的黑暗，就会有一间小屋，那里面有她需要的所有东西。她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她只知道，凭着这些东西，五毒教必然能发扬光大。

因为她相信教主。

现在，她只在小屋里看到一件东西。

一尊白玉雕成的观音，静立在小屋中心的紫檀木桌上。观音一手张，一手合，双目微闭，似乎在为人间的苦难叹息。

颜无柔的脸色变了。她抓起那尊观音，只见观音张开的手上刻着一行字：召集派中高手，到武陵山来。

武陵山！

颜无柔低低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她知道这座山，距离神魔洞并不远。

她马上走出神魔洞，拿出引凤箫，吹奏了起来。

箫声才起，距离神魔洞不远的一座山洞忽然闪起了几点寒星般的眼光。

这是一个早就荒废了许久的山洞，里面积满了山兽的粪便，近在肘侧，五毒教数度派人侦察过，那洞又小又窄，一眼能看得到底，实在不能藏身使用，所以五毒教并没在意它。

但现在，这洞中亮起的每一双寒星，都绝不比颜无柔暗多少，而且寒星竟有五双之多。随着颜无柔率领弟子离开总坛，那些寒星也缓缓移出了山洞。

那是五个很老的人，他们全身都裹在黑衣中，几乎垂肩的长眉泄露了他们的年龄。他们似乎习惯了长久蜷缩在黑暗窄小的山洞中，纵然出现在阳光下，身子却仍然紧紧缩在一起，仿佛一只篮子就能装下。

为首的老者手中拿着一只狰狞的青铜鬼首，喃喃道：“五毒教为什么偏偏要去武陵山？难道他们竟然知道了咱们的事？”

另外几个老者哑声道：“咱们须得早一步赶过去，莫要让他们抢了先。只要咱们先到，五毒教就算人多势众，也总不能不讲理。”

另一老者冷笑道：“咱们在门主的指引下，已然练成了九子神龙，五毒教讲理就罢，不讲理，咱们就硬打！我们百蛊门忍了这么久，天幸降下这么个英明神武的门主，也该出头了！”

五位老者齐声道：“好！”他们忽然转身，向洞中钻了进去。

五毒教下了山，百蛊门入了洞，苗山便沉寂了下去。良久，良久，远处高耸的山顶上，忽然升起了一丛淡烟，烟雾缭绕中，现出了三个人。

三个浑身白衣，就如同僵尸一样的人。

他们直直地站着，绝不动分毫，盯着百蛊门的洞口，阳光落在他们身上，也仿佛冰住了。良久，左边那人道：“大哥，百蛊门也赶向了武陵山。”

右边那人道：“大哥，百蛊门一定是得知什么讯息，知道咱们宗主要显身武陵山头，所以赶过去图谋不轨。咱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啊！”

中间那人沉默着，冷冷道：“千巫宗沉寂十年，就是为了百蛊门这个世仇。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本宗要随着宗主发扬光大，可不能中了百蛊门的暗算。咱们必须想个万全的法子才是，武陵山我们必须要去！”

左边那人道：“有什么法子？”

中间那人冷笑道：“百蛊千巫妄自尊大，却落得连五毒都斗不过了。这世上奇人异士多得是，我们不妨联合别人，将百蛊门吃得死死的！”

另两人齐声道：“如此甚好！”

又一股淡烟闪过，三个人影渐渐恍惚起来。只听一人问道：“大哥，你说宗主这次在武陵山上召集我们，到底所为何事？”

虽是艳阳天，淡云翻卷，却又仿佛蕴涵了无数的疾风骤雨，等待落下。

五毒教近年十分兴盛，自教主以下，便是副教主颜无柔、朝阳护法许朝旭、夕月护法陆夕裳，四大接引使成微、住翳、坏乘、空明，以及十二散花使。颜无柔带领他们，踏上武陵山山路。

武陵山山色秀丽，山上奇木异兽，生生繁衍，是附近数十寨苗人采药收蛊的胜地。近日春光潋潋，满山翠色散为烟岚，又被雾气凝为实质，随着山风扑面而来，沾上了众人的衣衫，让人心胸为之一阔。

然而，颜无柔纤秀的双眉却皱了起来。

上武陵山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小路，此刻，这条小路口两边赫然立着两只巨大的金蝎，足有三尺长，正趴伏在一方巨大的红毯上。

那红毯正中绣着一个篆字的“蛊”。

颜无柔喃喃道：“百蛊门在这里做什么？”她转头对散花使清月道：“咱们门派聚会，哪里容别人插手？你拿着本教令牌上去，就说本教有事，借武陵山一用，让百蛊门让我们一日。”

清月答应一声，越过两只金蝎，走上山去。不多时，就见她阴沉着脸走了下来：“他们说有急事，决不出让。我跟他们磨破了嘴皮子，他们就是不肯答应。”

颜无柔双眉陡竖，许朝旭低声道：“百蛊门也敢违抗咱们的命令？我们一起杀上去，索性灭了他们好了！”

颜无柔脸上煞气闪露，突然笑了笑，道：“今日教主召集我们，还不知是什么大事，岂可妄动干戈？何况据说百蛊门近日好生兴旺，我们犯不着惹此大敌。不如你亲自上去一次，跟他们说，只要今日他们将武陵山让了我们，我们就帮他们灭了千巫宗如何？”

许朝旭变色道：“千巫宗最近出了几个奇才，我们要吃下他们，说不定会折损人手的！”

颜无柔淡淡道：“那又如何？教主既然选在这里，必然有他的深意，无论如何，今日必定要上武陵山，而且绝不能放别人上！”

许朝旭点了点头，陆夕裳道：“师兄，我陪你上去。”

许朝旭知道她生怕这次再谈不成，免不了一场恶战。他们两人本是同门师兄妹，感情甚笃，不忍让他独自涉险。

两人并肩上山，颜无柔微笑看着他们俩的背影，却觉他们太过担心了。

百蛊门与千巫宗乃是百余年前纵横天下的奇门大派，当年全盛之时，声威甚至在少林武当之上。但两派结仇极深，百年来死斗不休，声势大为衰竭，如今已沦为江湖上的三流门派。以五毒教名列当今江湖七大门派的实力，颜无柔答应百蛊门出手灭了千巫宗，那实在是送了百蛊门天大的人情，料想百蛊门再有急事，也必定会退让的。

哪知她思量未已，山顶上突然腾起了一团淡淡的紫烟，迎着明亮的日光，就见紫烟中隐约升腾着几点金星，迅捷地腾舞着。

颜无柔脸色倏变，道：“大家随我冲上去！”

当下众人运起轻功，倏忽之间就窜上了山顶。就见许朝旭的牧日神鞭与陆夕裳的逐月锄幻出两团紫气，将周身围得风雨不透。他们身周，站着五个黑巾蒙面老者，须发皆白，看去仿佛已有一百岁了。

五人身前各自腾舞着一只奇虫，金光闪闪，不时疾窜而起，向许、陆二人恶扑而下。许朝旭与陆夕裳本是江湖上第一等的高手，但面对着这奇虫，竟然束手缚脚，空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毒功，但这些奇虫竟似不畏牧日神鞭与逐月锄上的先天五行毒气，无从施展。

颜无柔身子还未落下，一只奇虫形似蜈蚣宛如金云般飞了过来。颜无柔逍遥功运出，五条紫气从掌心生出，将她手掌护住，一把向那奇虫抓去。才一入手，就觉那奇虫撞来之势强猛至极，不禁微一错愕，倏然就见那奇虫身

体两侧足有七寸长的脚爪云团一般浮动，向她的手掌覆下。她第一次见这等奇诡的蛊虫，不敢冒险，一抖手，将奇虫向黑衣老者摔去。

黑衣老者双掌纵横舞动，宛如翩翩蝴蝶一般，将那奇虫接在手中。他看出颜无柔畏惧奇虫，冷笑道：“大名鼎鼎的五毒教，却原来……”

他本想出言奚落，哪知奇虫身上突然涌起了一股烈火般的力量，顷刻之间穿透他的手掌，循着手臂直窜而上！他心中一凛，下半截话就说不出来了！

颜无柔微笑着看着他，道：“继续说啊，我们五毒教原来怎样了？”

颜无柔知道这奇虫不畏剧毒，所以就将毒性附在了奇虫身上，黑衣老者一触，逍遥功登时发作。那奇虫乃是天地灵物，逍遥功无用武之地，但黑衣老者却是血肉之躯，又岂能抵挡？眨眼之间，黑衣老者汗如雨下，一脉紫气从手掌直升到了肩头，循着气血运行向心房攻了过去。

颜无柔有心扬威，这一击之际，已用上了第五层的逍遥真气，真气蕴涵后天五毒，烈金攻，巨木守，炽火外扩，柔水内蓄，玄土碎击，黑衣老者连用几种解毒之药，都无法压住这连环纠结的五种剧毒。不多时，一条手臂已完全变成了紫色。

颜无柔微笑不语，周身劲力都在暗暗提聚。她对今日之会期待已久，百蛊门竟然敢一再拒绝她的请求，早就引动了她的杀心。百蛊门若是顽抗，那就索性将他们全都灭了好了。

那百足奇虫似是感知到主人的危险，发出一声长啸，突然一口咬在了黑衣老者紫黑的肩头。颜无柔笑容不减，她对自己的逍遥真气极有信心，就算是击中了石头，也必会石心粉碎，这奇虫虽然灵骏，又能做得了什么？哪知她笑容方灿，奇虫忽然松口，从它咬出的小孔中，竟慢慢流出了紫血。

颜无柔的秀眉再度竖起。她知道自己逍遥真气一旦入体，五种不同属性的毒气互相纠结盘绕，中毒者气血被完全控制住，是决不会外泄的。这就只有一种可能，她的逍遥真气被破了！

这通体金色、奇形恶状的蛊虫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有如此通灵的本领？颜无柔玉白的手掌忽然就蒙上了一层紫气，而在同时，她的双眉几乎聚成了一条陡竖的线，她已动了杀心！

突地，山下远远传来了一声清啸。

那啸声来得好快，起时尚在一里之外，倏忽之间，已如九天雷霆落在当场！只听一人大笑道：“各位豪杰驾临武陵，在下深以为幸，但今日本派有要事，就请各位回吧！”

那人仿佛卷着狂风而降，声如雷，人如龙，气势如山！

颜无柔脸上变色，冷笑道：“任长风，你不在刘光世的军中，到这里来充什么主人？”

任长风笑的时候，脸上的伤痕就仿佛一起笑了起来：“军中寂寞，没有美人，有什么好待的？我还是到这里来跟你做邻居的好！”

他本是豁达之人，虽然惨败心死，但想到就要见到掌门，平生愿望就有了眉目，心怀大畅。见颜无柔俏生生的脸板着，忍不住嘻笑两句。

颜无柔气得脸色煞白，怒道：“找死！”

任长风笑道：“某家生平最不怕死，只是怕不得好死而已。这副大好头颅在此，谁来杀我？”

颜无柔道：“我来杀你！”

她的手忽然伸了出去。逍遥真气凝结为一线，破空向任长风刺了过去。她痛恨任长风轻薄，这一刺看似轻易，其实已用上了第六层的逍遥真气，五种后天毒气凝结为一体，再也不分彼此，再不分什么金木水火土。

毒，就是毒。这一招竟已到了返璞归真的绝高境界。

任长风脸色微微变了变，笑道：“你真的要杀我？”

他的手一扬，背后那柄黑沉沉的大剑突然就弹到了他手中，狂风大作，任长风一剑劈空斩了下去！

这一剑才出，登时剑气卷绕着空气，发出一连串嘶啸的震响，这一剑以拙破巧，强悍至极，颜无柔心神不由一分，急忙躲闪，重剑轰然斩在了地上。

颜无柔就觉身子一阵不稳，脚下的大地似乎被这一剑震碎，振荡出一阵土浪，一直挥到无穷远处。不只是她，连那五名黑衣老者也一齐变色，尽皆震惊在任长风的这一剑之下。

任长风慢慢收剑，依旧负在背后：“这一剑旨在扬威，所以就不往你身上斩了。你们快些下山，我不为难你们。否则昆仑重剑，不是你们所能抵挡的。百蛊门、五毒教向来多行不义，我一定会替天行道的。”

颜无柔盯着他，任长风笑容不变，颜无柔的目光若是利剑，那他的笑容就是巨石。有什么剑能够刺穿巨石？

颜无柔霍然回头，冷冷道：“你们听见没有？不如我们联手，先赶走他再说！”

五名黑衣老者齐齐沉默，突地齐齐道：“同意！”

颜无柔脸上又露出了柔媚的笑容：“那就对不起了，只不知昆仑重剑能

不能斩得了这么多人？”

她挥了挥手，朝阳、夕月、接引、散花，一齐踏前一步，与那五名黑衣老者将任长风围住。颜无柔脸上的笑容更灿烂，因为她知道任长风已经插翅难逃了！

任长风狂笑道：“五毒教副教主，哪知道竟如此愚蠢！”

颜无柔脸色更沉，她只想看到一件东西，那就是任长风的人头！逍遥真气霍然冲出，凌空冲卷成一个五彩的凤凰形状，向任长风疾舞而去。这一招已是第七层逍遥真气的运用，颜无柔痛恨任长风，勉强运用，脸孔霎时苍白。

她一出手，五名黑衣老者立即人影闪动，向任长风逼了过来。他们新得秘法，练成了九子神龙中的五子，心狂气傲，虽然震惊于任长风的重剑之威，但自忖无败，也存着立威之心，一出手就是最凌厉的五龙合击！

哪知他们人影才动，一个冰冷的声音从旁边传了过来：“五阎王，咱们已经练成了鬼仙子啦！”

这声音才出，五名黑衣老者齐齐大惊，身子立即顿住！

碧树丛中，日影之内，隐隐可以见到三个淡淡的身影。他们都是一身白衣，连那张脸都是惨白色的，虽然烈日当头，但众人都是心头一寒。这三人的面皮就如僵死已久，说话的时候绝不动分毫，唯有一头极长的白发，直向后披散开，就如冤死的厉鬼一般。

见黑衣老者不动，三名白衣人发出一阵短促的笑声：“我们真是天生的对头，你们修成了九子神龙，我们就练成了鬼仙子！可惜九子神龙要九人同施，你们五只阎罗，顶多能发挥其一半的威力！”

黑衣老者冷冷道：“鬼仙子也要五鬼齐飞，你们三只吊死鬼，能做得了什么？”

双方都是狂怒，恶狠狠地盯着对手，目中几乎喷出火来。但八个人却都绝不敢先动分毫。五只奇虫盘舞在黑衣人身前，白衣人大袖飘飘，覆盖而下，袖中鼓囊囊的，也不知藏着何物。

任长风重剑斜出，攻向颜无柔，道：“牧日神鞭蕴先天毒火，逐月锄藏先天毒水，接引主攻，散花主守，五毒教纵横天下，强人高手的确很多。但我们昆仑派就少了吗？”

他陡然一声长啸，只听轰然一声，武陵山上竟然响起了几十道啸声！颜无柔惊愕之下，招式等缓。只见人影错乱，十几名昆仑弟子突然显身，将五毒教众包围在中间！